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八回 改洋裝書生落難 竭民膏暴吏橫征

卻說傅知府送過孫知府動身之後，他便一心一意在這抽捐上頭，凡孫知府想不到的地方，他又添出許多條款。因為此事既可升官，又可發財，實在比別的都好。故而倒把懲辦會黨，見好上司的心思，十成中減了九成。黃孔一班秀才，一直押在捕廳看管，城隍廟三個道士，一個廟祝，押在首縣班房，他亦不題不問，隨他擱起。因此，幾個秀才，不致受他的責辱。也幸虧得孫知府來了這一回，還要算得他們的大恩人呢。但是此案一日不結，幾個秀才就一日不得出來，那幾個逃走的，亦一日不敢轉來。話分兩頭。且說當日同在文會裡頭捉拿不到被他溜掉的那位劉秀才，他是本城人氏，雙名振鏞，表字伯驥。自那日會文不成，吃了這們一個驚嚇，當將房屋交托同住的兩家親戚代為看管，自己攜了一個包裹，匆忙出城，也不問東西南北，也不管路遠高低，一氣行來，約摸有二三十里，看看離城已遠，追捕的人一時未必能來，方才把心放下，獨自一個緩步而行。又走了一二里的路程，忽然到了一個所在，面前一座高崗，崗上一座古廟，崗下三面是水，臨流一帶，幾戶人家，這些人都以漁為業，雖然竹籬茅舍，掩映著多少樹木，卻也別有清趣。高崗上面，古廟後頭，又有很大的座洋房。你道這洋房是那裡的？原來是兩個傳教的教士所居。他們因見這地方峰巒聳秀，水木清華，所以買了這地方，蓋了一座教堂，攜帶家小在此居家傳教。不在話下。

當時劉伯驥到得此處，觀看了一回景致，倒也心寬意爽。

又獨自一人在柳陰之下，溪水之旁，臨流歎賞了一回，不知不覺日已向西。他早上起來的時候，雖已吃過點心，無奈奔波了半日，覺得很有些饑餓。心想這些人家，房屋淺窄，未必能容得我下？且喜那座古廟，餘屋尚多，不如且去借他一間半間，暫時安身，再作道理。主意打定，一步步躡上山來。踱到廟門前，連敲了幾下，只見有個小沙彌前來開門，詢明來歷，進去報知老和尚。老和尚出來，問了姓名住處，劉伯驥以實相告，但說因城中煩雜，不如鄉居幽靜，可以溫習經史，早晚用功，意欲租憑廟中餘屋一間，小住兩月。原來這劉伯驥父母在日，於這廟裡也曾有過佈施，所以題起來，和尚也還相信。又知道他父母都已亡過，並未娶得妻室，本是一無牽掛的人，此時嫌城中煩雜，偶然到鄉間略住幾時，也是意中之事，且又樂得賺他幾文租金，亦是好的。當下老和尚便嘻嘻的回答道：「空房子是有，既是施主遠臨，盡管住下，還說什麼租金？但是廟裡吃的東西，只有豆腐、青菜，沒有魚肉葷腥，恐怕施主吃不來這苦。」劉伯驥道：「師傅說那裡話來？我們有得青菜、豆腐吃，這福氣已經不小。你想此時山東鬧水，山西鬧旱，遍地災民，起初還有草根樹皮，可以充饑延命，後來草根樹皮，都已吃盡，連著草根樹皮且不可得，還說什麼豆腐、青菜呢？我們現在只要有屋住，有飯吃，比起他們來，已經是天堂地獄，還可不知足麼？況且古人說得好：『菜根滋味長』，我正苦在城裡的時候，被肥魚大肉吃膩了肚腸，卻來借此清淡幾時也好。至於租金一層，你卻斷斷不可客氣。只有出家人吃八方，如今我要吃起和尚來，還成什麼話呢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施主既然不嫌怠慢，這就很好的了。」忙問小沙彌：「大相公行李拿進來沒有？」劉伯驥道：「天氣還熱，用不著什麼行李，只此一個隨身包袱便是。」和尚看了，卻也疑心。想他是有錢之人，何以出門不帶鋪蓋？幸虧他父母在世，屢屢會面，不是那毫無根底之人，或者因料理無人，以致如此，也論不定。所以雖見他不帶行李，也並不十分追問。但料他城中住慣的人，耐不得鄉間清苦，大約住不長久，也就要回去的。當下便開了一間空房，讓他住下。一日三餐，都是和尚供給。到了第二天，劉伯驥便把包裹內洋錢，取出十二塊送給老和尚，以為一月房飯之資。

老和尚見了，眉花眼笑，說了多少客氣話，方才收去。

劉伯驥來時，原說借這幽靜地方溫心文史，豈知來的時候匆促，一個包袱內，只帶得幾件隨身衣服，一本書也沒有帶，筆墨紙硯也是一樣沒有。身上雖尚有餘資，無奈這窮鄉僻壤，既無讀書之人，那裡來的書店？他本是手不釋卷的人，到了此時，甚覺無聊得很。每日早晚必到廟前廟後，遊玩一番，以消氣悶，游罷回廟，不是一人靜坐，便與老和尚閒談。幸虧和尚得了他的銀錢，並不來查問他的功課，有時反向他說道：「大相公，你是一位飽學秀才，可惜這村野地方，沒有一個讀書的人，可以同你考究考究。只有我們這廟後教堂裡頭，有位教士先生，雖是外國人，卻是中華打扮，一樣剃頭，一樣梳辮子，事事都學中國人，不過眼睛樞些，鼻子高些，就是差此一點，人家所以還不能不叫他做外國人。雖是外國人，倒有件本事虧他，我們中華的話，他已學得很像，而且中國的學問也很淵博。不說別的，一部全部《康熙字典》，他肚子裡滾瓜爛熟。大相公！我想你也算得我們府城裡一位文章魁首，想這讀熟《康熙字典》的，倒也少見少聞呢，不過這位教士先生，同別人都講得來，而且極其和氣，只同敝廟裡一班僧眾不大合式，往往避道而行。所以他來了多年，彼此卻不通聞問。」劉伯驥聽了和尚之言，心上半信半疑，也不同他頂真，低頭暗想，別的不管他，明天得空且去訪訪他看。現在的教士，朝廷見了都怕，到底是怎麼一個人？現在我也被這班瘟官逼的苦了，幾個同會的朋友，還被他們捉去，不知是死是活。我不如借此結識結識他們，或者能借他們的勢力，救這班朋友出來。則我此番未曾被拿，得以漏網，或者暗中神差鬼使，好叫我設法搭救他們，也未可定。主意想定，便同老和尚敷衍一番。老和尚別去，他便借出遊為由，繞至廟後，竟到教堂前面，敲門進去。原來這教士自從來到中國，已經二十六年，不但中國話會說，中國書會讀，而且住得久了，又很歡喜同中國人來往，只因鄉下都是一般粗人，雖有幾個入了他的教，卻沒有一個可以談得來的，至於學問二字，更不用題。今聽得有人敲門，急急走出一看。只見這來人丰神秀逸，氣宇軒昂，知是儒雅一流，必非村氓之輩。

便即讓得裡面請坐，動問尊姓大名，貴鄉何處。劉伯驥一告訴了他，也只說是為嫌城中煩雜，不及鄉居幽靜，所以來此小住幾時，現在就住在前面廟內。教士道：「劉先生！我要說句不中聽的話，你不要生氣。這個佛教，是萬萬信不得的。你但看《康熙字典》上這個佛字的小注，是從人從弗，就是罵那些念佛的人，都弗是人。還有僧字的小注，是從人從曾，說他們曾經也做過人，而今剃光了頭，進了空門，便不成其為人了。劉先生！這《康熙字典》一部書，是你們貴國康熙皇上做的，聖人的話，是一點不錯的。我們一心只有天父，無論到什麼危難的時候，只要閉著眼睛，一心對著天父，禱告天父，那天父沒有不來救你的。所以，你們中國大皇帝，曉得我們做教士的，那是好人，並沒有歹人在內。所以，才許我們到中國來傳教。劉先生！你想想！我這話可錯不錯？」劉伯驥起初聽了他背字典，未免覺得好笑，但是不好意思笑出來；等到講到後面一半，見他說得正經，很有道理，也只得肅然起敬，聽他講完，著實謙恭了幾句，又說住在廟裡無可消遣，貴教士有什麼書可借我幾部。教士一聽向他借書，知道是斯文一派，立刻從書櫥內大大小小搬出來十幾種，什麼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《東周列國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、地理圖之類，足足擺了一桌子，還有他親手注過的大學，親手點過的《康熙字典》，雖然不至於通部滾瓜爛熟，大約一部之中，至少亦有一半看熟在肚裡，不然怎麼能夠脫口而出呢？當下劉伯驥檢來檢去，都是已經讀厭看厭的書，實在都不中意，然而已經開出了口，又不好都不拿他的，只得勉強檢了唐詩古文及地理圖三種，其餘一概不要，請他收起。然後又坐了一回，方才起身告別。教士道：「我們外國規矩，是向來不作興送客的。拉拉手，說一句「姑特背！」算是我們再見的意思，這就完了。今天劉先生是第一次來，又是住在廟裡有菩薩的地方，我們是不到的，我不能來回拜你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送你到門外。」劉伯驥推之再三，他執定不肯，只得由他送出。等到出得大門，恰巧對著廟的後門，老和尚正在園地上監督著幾個粗工，在那裡澆菜。教士見了，頭也不回，指著這廟說道：幾時把這廟平掉就好了。」

劉伯驥道：「沒有這廟，教堂面前可以格外寬展。」教士道：「劉先生！你解錯了，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。《古文觀止》上有個韓愈，做了一篇古文，說什麼火其人，廬其居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劉伯驥聽了才曉得他還是罵的和尚，乃與一笑，拱手而別。教士亦叮囑再三，無事常來談談。劉伯驥答應著，教士方才進去。自此以後，劉伯驥同他逐日往來，十分投契。已是無話不談，但是還未敢把心事說出。

只因劉伯驥逃出來的時候，天氣還熱，止帶得幾件單袂衣服，未曾帶得棉衣，在廟裡一住兩月，和尚只要有了租金，餘事便不

在意。山居天氣不比城中，八月底一場大雨，幾陣涼風，已如交了十一月的節令一般。這日，劉伯驥因怕外面風冷，自己衣裳單薄，不敢出外，竟在房中擁被睡了一日。那知竟為寒氣所感，次日頭痛發熱，生起病來。至此，老和尚方才懊悔不迭，生恐他有一長半短，不應該留他住下。雖不常時也走過來問他要湯要水，無奈詞色之間，總擺出一副討厭他的意思。劉伯驥雖然看出，他素性一向是豁達慣的，不願與這班人計較，所以也不在意。但因凍的實在難過，意欲向老和尚商借一條棉被，兩件棉衣，以禦寒氣。老和尚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是沒有多餘衣服的。各人一兩件棉衣，都著在身上。就是棉被，也每人只有一條，如何可以出借？劉相公！你要借，你為什麼不去問那外國教士先生去借呢？我聽說他常穿的，都是什麼外國絨法蘭布，又輕又暖，不比我們和尚的高強十倍嗎？」原來這個老和尚，近來見劉伯驥同教士十分要好，曾托劉伯驥在教士面前替他拿話疏通，以便日後來往，好想他的佈施。劉伯驥是曉得教士脾氣的，又因自己素性爽直，不去同教士說，先把實情回絕了和尚，免他再生妄想。誰知老和尚聽了，不以為然，只說：「劉相公不肯方便。」今日此言，正是奚落他的，誰知一句話倒激動了劉伯驥的真氣，從牀上一骨碌爬起，也不顧天寒風冷，拿條氈毯往身上一裹，包著頭，拖著鞋，奪門就走。老和尚看楞了，還白瞪著兩隻眼睛，在那裡望他，誰知已被他撥開後門，投赴教堂去了。

這裡教士正因他一日不來，心上甚是記掛，想要去找他，又睨這廟門是罰咒不肯進來的，正在疑慮之際，忽見他這個樣子走了進來，忙問：「劉先生！你怎麼樣了？」劉伯驥也不答應，見面之後，雙膝跪下，教士扶他起也不肯起。問其所以，他至此，方才把當日城中之事，朋友怎樣被拿，自己怎樣逃走的詳細情形，自始至終，說了一遍；末後，又把感冒生病，以及和尚奚落的話，也說了出來。誰知這教士是個急姓子的，而且又最有熱心，聽了此言，連說：「有此大事，何不早說？倘若你一來時就把這話說給了我，這時候早把他們救出來了。現在一耽誤兩個月，這般瘟官，只怕已經害了他們，那能等到如今？」說著，又歎了幾口氣。劉伯驥卻還是跪在地下，索索的發抖。教士只是踱來踱去，背著手走圈子，想計策，也忘記扶他起來。還虧他來的熟了，教士的女人、孩子都見慣的了，女人說過，才把教士提醒，連忙拉他起來，叫他困在榻上養病，又拿一條絨毯給他蓋了。教士夫婦，本來全懂得醫道的，問他什麼病，無非是風寒感冒，自己有外國帶來的藥，取出些給他服過，叫他安睡片時，自然病退。教士又道：「我本說過，出家和尚，沒有好人，你為什麼要去相信他？」劉伯驥聞言，也無可分辯。教士又說：「我想這事，總得明天，我親自去到城裡，去走一趟才好。他們都是好人，我總要救他們才是。只要地方官沒有殺害他們，就是押在監牢裡，我也得叫他們把這幾個人交給與我。」劉伯驥道：「我好去不好去？」教士道：「你跟了我去，他們誰敢拿你？」劉伯驥聽了，心中頓時寬了許多，朦朧睡去。教士自去吃飯。等到劉伯驥一覺睡醒，居然病體痊癒，已能掙扎著起來。但是身上沒有衣服，總擋不住寒冷。

教士道：「我雖有中國衣服，但是尺寸同劉先生身材不對，而且你穿了中國衣服要被人訛詐的，倒不如改個打扮的好。齊巧樓上昨日來了一個到中國遊歷的朋友，要在這裡住兩天，他有多餘的衣服，我去替你借一身。至於鞋帽棍子，我這裡都有，拿去用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果然到樓上借到一身衣服下來，又說：「這身衣服，我已經替你買了下來了，快快穿吧，免得凍著。你們中國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。」劉伯驥見了，非常之喜，便一齊穿戴起來。但是多了一條辮子，無處安放。教士勸他盤在裡面，帶好帽子，果然成了一個假外國人。自己照照鏡子，也自覺得好笑。教士便催他趕緊把廟裡的行李收拾，拿到堂裡來，預備明天大早，可以一同進城。劉伯驥此時改了洋裝，身上不冷了，走回廟中，一眾和尚見了，俱各詫異，齊說：「劉相公想是入了教，所以變成外國人打扮了。」他本來沒有什麼行李，拿包袱一包，就好提了就走，才出房門，齊巧老和尚趕來看他，連說：「劉相公，你真會玩，你的病好嗎？」劉伯驥道：「我是落難罷了！那有心思去玩呢？像你和尚才樂呢？」說罷，提了包裹，掉頭不顧的去了。老和尚本知道他是住不久的，算了算，還多收了他幾天房飯錢，也就無話而罷。

且說劉伯驥仍回教堂，過了一夜，次日跟著教士一同出門。

一個外國人，扮了一個假中國人，一個中國人，扮了一個假外國人，彼此見了好笑。此地進城，另有小路，只有十五六里，教士是熟悉地理圖的，而且腳力又健，所以都是步行。但是劉伯驥新病之後，兩腿無力，虧得沿途可以休歇，走一段，歇一段，一頭走，一面說，商量到城之後如何辦事，因此倒也不覺其苦。他二人天明動身，走到辰牌時分，離城止有二三里路了，只見前面一群一群的人退了下來，猶如看會散了的一般。但是這些人也有說的，也有罵的，也有咒的，情形甚為奇怪。他二人初見之下，因為嘴裡正在那裡談天，沒有把這些人在意。等到看見了種種情形，也甚覺得詫異，方才駐足探聽。正見路旁一個婦人，坐在地下哭泣。問他何事，一旁有人替他說道：「只因今天是九月初一，本府大人又想出了一個新鮮法子弄錢。四鄉八鎮，開了無數的捐局，一個城門捐一層，一道橋也捐一層。這女人因為他娘生病，自己特特為為，幾天織了一疋布，趕進城去賣，指望賣幾百錢好請醫生吃藥。誰知布倒沒有賣掉。已被捐局裡扣下了。」正說著，又一人攘臂說道：「真正這這瘟官，想錢想昏了！我買了二斤肉出城，要我捐錢，我捐了。誰知城門捐了不算，到了吊橋，又要捐。二斤肉能值幾文？所以我也不要了。照他這樣的捐，還怕連子孫的飯碗都要捐完了呢！」教士聽了，詫異道：「朝廷有過上諭，原說不久就要裁撤捐局的，怎麼又添了這許多捐局呢？真正是黑暗世界了！等我見了官，倒要問問他這捐局是什麼人叫設的！」說罷，拉了劉伯驥，一直奔往城中去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